

·历史故事新编·

决胜千里

——张良的故事

苏浙生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历史故事新编

决胜千里

——张良的故事

苏浙生 著



历史故事新编
决 胜 千 里
——张良的故事
苏 浙 生 著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插页 2 印张 8.625 字数 53,000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 0,001—8,000

ISBN 7-5325-0365-8

I·181 定价：0.71元

目 录

一	报仇雪恨	伏击秦王	1
二	匿居下邳	桥上奇遇	13
三	疑兵诱降	大破秦军	26
四	赴宴鸿门	智救刘邦	39
五	献谋画策	助汉攻楚	58
六	运筹帷幄	决胜千里	71
七	深谋远虑	封侯定都	85
八	匡扶太子	安邦定国	96

一 报仇雪恨 伏击秦王

公元前 230 年春，大队秦兵，衣甲鲜明，刀枪锃亮，潮水般涌出函谷关……，秦王嬴政吞并六国的军事行动开始了。首当其冲的，是与秦毗邻的韩国，它在七国中实力最弱，军无良将，兵无斗志，几乎一触即溃。内史腾率领秦军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，攻城略地，直扑韩国都城阳翟（今河南省禹县）。那韩王成接位九年来，早已被秦军打怕了。就像恶虎旁的小兔，一夕数惊。得报秦军兵临城下，知道国祚已尽，只得垂着头，噙着泪，率领文武官员，开了城门，匍匐在大路边，叩头迎降。秦王下令将韩王押往咸阳，韩地并入秦国版图，置为颍(yǐng 影)水郡(今河南省东南)，另行委官治理。七雄之一的韩国，就这样“寿终正寝”了。

阳翟城里，秦王派来的官员正在吆五喝六地登记吏民，一队队秦兵，不时在街上巡逻着，虎视眈眈地监视着行人。就在城中心附近，有座豪华的大宅子。门户紧闭，高墙深院，偌大的府第，竟是静悄悄的，笼罩着一种死寂的气氛。

宅内大厅的中央，停放着一副灵柩。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公子，烦躁地在灵柩前来回踱步。他的皮肤白晰，模样文静秀气，虽然穿着一身白色孝服，仍然显出雍容华贵的气度。他就是这所大宅的主人，姓张，名良，字子房。他祖父名开地，连任过韩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的相国；父亲名平，做过釐王、悼惠王的相国。父子两代接连做了韩国五世君主的相国，这种恩宠，在诸侯国里，可说是少见的。虽然张良因为年纪尚轻，还没有来得及出来做官，但在他的心目中，他们张府的命运与韩王的命运是完全连在一起的。张良对于韩国，对于韩王，从小就怀有极深的感情。所以，韩国的灭亡，韩王的被俘，深深地刺伤了这位青年公子的心。没有宁死不屈的抵抗，没有震撼人心的厮杀，几乎一夜之间，就做了屈辱的亡国臣民，而偏偏在这国土沦亡的时候，他唯一的亲人弟弟又得病去世了。国破家亡，两重丧事，张良怎不心如刀割？

当然，张良并不缺吃少穿，尽管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年，他一家依然过着玉堂金马、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。且不说雕梁画栋，也不说山珍海味，单是家僮仆役，眼下还有三百余人。但是，他并不想优游终日，一天三醉。血气方刚的张良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为韩国报仇。

老管家蹑手蹑脚地进来了，望了望张良忧愤痛苦的神色，一时不敢惊动他。隔了半晌，才

轻轻地问：“公子，二公子的丧事……”

张良不答腔。接连的打击，使得年少的张良变得老成持重起来。他瞪着眼，呆呆地站着出神，仿佛没有听见管家的话似的。其实，弟弟的丧事，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。由于父母早亡，兄弟俩自小相依为命，所以手足之情，非同一般。如今弟弟不幸夭折，他简直痛彻心肺。他何尝不想按照常例，广发讣告，隆重而体面地替亡弟举办丧事呢？只是相国公子出殡，是件兴师动众、铺陈繁杂的大事，非得耗费大笔钱财不可，而自己矢志为国报仇，也急需资金呀！再说，相国府操办丧事，张张扬扬，很容易引起秦国官兵的注意，这对自己今后的反秦活动，也是不利的……想着想着，张良走到亡弟灵柩前，“扑通”一声，直挺挺跪下，喃喃祝祷：

“我们张府世代承受国恩，如果不能替韩报仇，那就成了愧对列祖的不肖子孙。亡弟九泉之下，休怪为兄的无情无义……”

张良缓缓地站起来，转身叫管家召集府僮仆，他有要紧的话吩咐。不一会，堂下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，个个垂手肃立。

张良站在堂前，手握佩剑，沉痛地说：“大王被秦军虏去，实是我臣民的奇耻大辱。当今之计，应先国仇而后家事。二公子的丧事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张良顿了顿，然后轻轻地却是坚决地吐出了三个字：“不办了。”

几百名仆役一齐吃惊地抬起头来，注视着张良。

“愿随我抗秦的，留下；愿回家的，到管家那儿领路费。”说完话，张良手一挥，转身走进内室。

说到“抗秦”，张良自知人寡力薄，根本无法与强大的秦国抗衡，唯一的办法，便是谋刺秦王，血溅咸阳。一则可报灭国之仇，二则必会引起秦国内乱，各诸侯国即能乘机反击，韩国也许便可重建宗庙社稷。主意一定，张良立刻着手清理家中的金银资产，不吝重费，秘密寻访艺高胆大的勇士。可是，一年年过去了，却始终找不到一个能够当此重任的刺客。因为当时秦国的法律很严，刑罚很重，稍有犯上的言行，就要满门抄斩，诛灭九族，所以一般士民不敢轻举妄动。偶而也有几个血性汉子来寻张良，他们的亲属惨遭秦兵杀戮，一腔愤恨，愿与秦王拼命。但张良发觉他们意气虽很激昂，武艺实在是平平而已。如派他们闯龙潭，入虎穴，谋刺秦王，那等于用血肉之躯去送死。不过，张良并没有泄气，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”，他忍辱负重，窥测着复仇的时机。

张良曾一度将复国的希望寄托在齐、楚等诸侯身上。他想如果在这关键的时刻，齐、楚、赵、燕、魏能“合纵”抗秦，击败秦军，那末，韩王复辟，七雄并峙的局面，还是可能重新出现的。

但是，事与愿违，秦兵纵横南北，锐不可当，长驱直捣，所向披靡，简直如入无人之境。韩亡后二年，即公元前 228 年，秦将王翦大破赵军，俘虏了赵王迁。三年后，秦将王贲(bēn 奔)率军攻打魏国，挖堤决河，水淹魏都大梁，魏国就此灭亡。再隔二年，秦军击楚，势如破竹，一举生擒楚王负刍(chú 除)。次年，王贲远征辽东，俘获燕王喜。接着，王贲挥师南下，乘胜进击，不费吹灰之力，灭掉了齐国。从公元前 230 年灭韩到公元前 221 年灭齐，短短九年功夫，秦王嬴政扫荡诸侯，统一天下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张良眼看大势已去，心里焦灼万分，时常仰天长叹。

秦始皇称帝后，废除了分封制度，划天下为三十六郡，由朝廷直接任命长官；收缴销毁民间兵器，铸成十二尊大铜人，每尊重二十四万斤；耸立在咸阳宫门；迁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到京城，统一全国的文字、度量衡、货币、车轨，等等，靠着强大的军事后盾，这一条条诏令，在全国雷厉风行地执行着。由于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摧毁了原先六国诸侯的统治基础，所以，原六国的君臣后裔，个个咬牙切齿地咒骂秦始皇，但是，谁也没有力量公开亮出旗号，与强大的秦国对抗。张良审时度势，知道如果在家中坐等，反秦复韩的抱负是无法实现的。于是毅然抛弃了相国公子的优裕生活，以游学为名，只身周游天下，寻访豪士大侠，结交奇人剑客，从而设法刺杀秦王，

一报血海深仇。他一路往东，来到淮阳（今河南省淮阳县），学习了当时通行的典章制度。在这里，他终于打听到东海有位仓海君，平生仗义执言，扶弱抑强，是个名闻遐迩的豪侠人杰，便立即前去寻访。

一见满脸虬髯、豪气洋溢的仓海君，张良就坦率相告，诉说了自己的身世、亡国的仇恨和秦王的暴虐，讲到激昂慷慨处，张良热血沸腾，怒发冲冠，恨不得亲手搏杀秦始皇。末了，又恳求仓海君助他一臂之力，刺杀秦始皇，为六国臣民复仇。仓海君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贵公子，竟有如此燕赵悲壮气概，不禁十分叹服。而且暴秦无道，民怨沸腾，也是时有耳闻的，因此慨然答应物色一个勇士，帮助张良实行谋刺秦始皇的计划。张良心中大喜，立刻一拱到地，再三拜谢。他深知仓海君这样的人，千金一诺，决不会食言。于是，就在仓海君处住下了。

不久，仓海君果然引来一位力士，虎腰熊背，豹头环眼，十分威武。张良以礼相待，解衣推食，与他结为至交。平时见他练武，果然矫健绝伦，力大无穷，而且性格豪爽，极重义气，竟是自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勇士。可是，谋刺秦始皇是件十分诡秘的事，一旦走露风声或被人告发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，张良也不敢贸然向力士披露心迹。

一天，张良待力士练完武艺，有意谈及秦始

皇，用言语撩拨试探，谁知力士剑眉倒竖，竟痛骂秦始皇。张良这才肝胆相照，将自己与秦的不共戴天之仇，统统告诉力士，请力士协助他为天下苍生除害。力士举起铁拳往桌上一击，朗声道：“始皇暴虐，人人都想杀而食之。公子如此看重我这个粗夫，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张良喜不自禁，连忙起身致谢。

然而，要谋刺当今天子，那又谈何容易。秦始皇深居宫中，禁卫森严，见一眼都不可能，休说近身行刺了。而且自从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谋刺秦王未成后，秦王的戒备更严了。凡是西行入关的人，一道道关卡都要盘诘搜身。力士的相貌又剽悍凶恶，惹人注目，只怕还没有入关，两人先已被捕了。那些日子，张良整天苦思着报仇之计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传来了秦始皇东巡的消息。原来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不甘心在深宫中发号施令，他想到各处巡游，封山祭祀，刻石扬名，让后世万代永志不忘他的煌煌功业；同时，还想借此摆出天子的全副仪仗，抖抖皇帝的威风，使六国旧贵族心存恐惧，黎民百姓俯首帖耳。为了供御驾驱驰，秦始皇下令以京城咸阳为中心，全国修筑行车大路“驰道”。驰道宽五十步，中央是皇帝独用的专路，种松树标明路线，专路两旁容许百姓自由行走。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首次东巡，封禅泰山，又南登琅邪，刻石而还。张良

想来想去，只有乘秦始皇出巡的时候，在途中突然袭击，才能置其于死地。但秦始皇乘坐的是御辇，周围是全身披挂的卫兵，力士纵使武艺高强，也难以杀进御车呀。“砸车！”张良猛一闪念，“扔掷大铁锤，连车带人一起砸，既可避免与卫士短兵相接，又容易脱身逃逸。”力士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。张良便寻找工匠铸造了一柄百余斤重的大铁锤。又买来一辆有篷盖的大车，力士站在数丈外，提着铁锤，吸口气，挥臂猛掷过去，只听“喀拉”一声，车中央砸了个大窟窿。如果车内坐着人，一准砸成个肉饼子。张良欣喜地笑了，他仿佛看见了秦始皇血肉横飞的尸体。

公元前218年，秦始皇又东巡了。御驾过了洛阳，直往阳武县（今河南省原阳县）而来。张良闻讯，立即与力士带了铁锤，跨上马背，星夜迎上前去。两人沿着驰道，一路察看地形。下手的地方，不能在一马平川的旷野，那样太容易暴露目标；也不宜在山岭险要处，因为秦兵一旦封山围捕，两人就插翅难逃了。张良与力士纵马来到了阳武的博浪沙（今河南省原阳县南），举目一望，这儿环境比较僻静，驰道旁又恰有一大片密林，正是藏身与伏击的理想地点。

“就在这里吧。”张良扭头对力士说。两人下了马，钻进密林，选择了潜伏的地点，反复计算了扔铁锤的距离，安排了各自撤退和分开逃

跑的计划。

次日，正是个风和日丽的艳阳天，估计秦始皇的车驾将经过博浪沙。张良与力士在密林里席地而坐，对饮三杯。力士左手握着那柄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，右手举杯一饮而尽，叫道：“今日为天下除害！”张良因为极度的兴奋，举杯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。秦始皇横扫六国，杀人无数，今天也恶贯满盈，死到临头了。此举若能成功，非但可以报仇雪恨，而且君亡国乱，六国后裔或许可以乘机东山再起呢。想到这里，张良激动得几乎坐立不安。那时正是春夏之交，草木茂盛，两人潜伏在丛林中，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，力士藏身的地方，紧靠着驰道，张良则在力士后面几十步处放风。因为怕被巡逻与清道的兵丁发现，两人都不再走动和张望，耐心地等候着车驾东来，等候着锤击御辇，砸烂秦始皇。

这时候，秦始皇正头戴冕旒（miǎn liú 免流），身穿衮（gǔn 滚）龙袍，安坐在銮舆内。前面铁骑开道，两旁侍卫簇拥。这回东巡的卤（lǔ 鲁）簿仪仗，比前回更加盛大，真所谓甲乘如云，旌旗蔽日。秦始皇透过车窗，左顾右盼，想到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天南海北，任意巡行，心里好不痛快。车驾进了阳武县境，直往博浪沙驰来。

驰道上尘头大起，鸾铃声声，马蹄阵阵，御驾开过来了。张良的额上沁出了一层汗，手掌里的草根几乎要捏碎了。他紧盯着力士铁塔般



的背影，等待着那惊天动地的一刻。猛然，只
见力士矫捷地从草丛里一跃而起，跨上几步，手
臂一挥，大铁锤凌空飞出，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巨
响，击中御车。力士转身朝树后一晃，人影就不见
了。“得手！快跑！”张良脑中闪念，立即撒腿
飞也似地穿过密林，跳上预先备下的快马，双腿
一磕，连连挥鞭，朝一条小路风驰电掣般地疾奔
而去。

再说护卫秦始皇的侍从们，正威风凛凛地
骑在高头大马上，忽见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从
天而降，击中第一辆御车，先是一愣，继而纷纷
拔出佩刀，大呼“有刺客！”一阵骚乱，整个车队
都停了下来。秦始皇听得前头一声巨响，侍卫
大叫“有刺客”，不觉吃了一惊，立刻手握佩剑，
以防不测。这时，侍卫赶来奏告：“刺客的铁锤
将副车的车盖砸碎，连车轴都砸断了。”原来，按
照仪制，天子出巡，有三十六辆副车随行，这些
副车的式样大小与始皇的御辇一模一样，这样，
既能增加天子车队的堂皇气派，又能虚虚实实，
防止刺客袭击。力士只当第一辆必是秦始皇的
座车，哪知秦始皇这回恰恰坐在第二辆车内。但
两车相距只有几步远，确也惊心动魄的。秦始皇
正在东巡的兴头上，没想到半路上会遭到袭击，
自然勃然大怒，厉声道：“快抓刺客！”侍卫们立
即散开，往四下树丛里搜索、吆喝。

迤逦(yǐ lǐ)以里数里的车队就这样停滞在

驰道上，好像一条僵卧的长蛇。一大群侍卫提刀持枪，紧紧围拥着御辇。搜索了好一阵子，刺客却早已无影无踪了。陪同东巡的大臣上前请示：“陛下，是继续东巡，还是回驾关中？”大臣们担心前面路途上或许又有什么意外的变化。

秦始皇铁青着脸，火冒三丈。居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谋刺他，简直是反了。但如果就此半途折回咸阳，岂不威风扫地，被天下人嗤笑么？而且原六国的军事力量早已被彻底摧毁，他有大批将士护驾，谅来不会有大危险。因此冷冷地说：“继续东巡。”接着又下令全国大搜捕十天，各路关卡严密盘查，务必将刺客抓获。大臣们又传令前头部队加倍小心，遇有形迹可疑的人，格杀勿论。

这样一折腾，时间竟已到了傍晚，暮色苍茫，归鸟乱鸣。秦始皇不想在博浪沙多加逗留，转头吩咐：“起驾！”大队人马又次序井然，浩浩荡荡地往东而去了。

二 匿居下邳 桥上奇遇

张良伏击秦始皇以后，单人独骑，逃到离博浪沙几百里的下邳（今江苏省邳县东），躲在郊外一家农户的茅屋里。过了几天，悄悄一打听，才知道力士那一锤击中的是秦始皇的副车，秦始皇安然无恙。张良不由得捶胸顿足，一阵懊丧。十余年的复仇心血，付之东流。但又转念，那暴君吃一惊吓，也该知道六国臣民并非一群绵羊小兔吧。后来知道，博浪沙那一击，引起天下震动，各种添枝加叶的传说，迅速在民间流传开来。什么“电闪雷鸣，苍天降下铁锤，惩处万恶的祖龙（当时百姓对秦始皇的咒语）”等等。

由于外面搜捕的风声很紧，张良不敢到城里去走动，也不敢在通衢（qú渠）大道露面，只在薄暮时分，瞧着四下里没人，才独自去户外田野上散散步。

光阴荏苒，一晃就是几个月。这天傍晚，张良穿过一条竹林小径，信步来到一座小桥上。放眼一望，旷野苍茫，头上余霞满天，远处一抹青山，桥下涓涓细流，四周悄没人声，一切是那